

勇闯西隆山

■李浩然 曾浩云



“啾——”一阵短暂而清脆的哨声骤然响起，打破了营区的寂静。

站在大榕树下，指导员常朝阳挺了挺身子，仰头瞄了眼天空，一如既往的碧空如洗。一队全副武装的官兵，从常朝阳身后的宿舍楼鱼贯而出，整齐列队。

清点武器装备，检查生活物资，强调注意事项，下达巡逻命令……在熹微的晨光里，常朝阳带着这群年轻人踏上了巡逻西隆山42号界碑的征程。

号称“死亡森林”的西隆山位于祖国西南美丽的边防线上，海拔3074米，俚语的意思是：老虎出没之地。

一

清晨，山间薄雾笼罩，一草一木似乎还沉浸在静谧的梦境里。蜿蜒的山路上传来一阵巡逻车的马达轰鸣声。

蛋黄样的朝阳透过车窗照进车里，尽管车内显示气温为18℃，但热带山岳湿冷的雨露惊到身上，依然让人毛孔微缩，感到全身冷飕飕的。

“全员做好准备！”当车辆慢慢地翻越一个山头后，一直望着窗外的常朝阳扭头提醒道。

“要到了，马上就到了！”第一次参加巡逻西隆山任务的列兵王凡顿时来了精神。抵达一个小村，前方路断，车停，眼前就是西隆山。

在连队，没有人比孙超先对西隆山更有发言权。他是西隆山的“活地图”，在这片原始森林巡守了十年。望着连绵起伏、莽莽苍苍的群峰，孙超先来不及感慨，就带着巡逻队伍一头扎进大山里。

一开始就是急行军。坑坑洼洼的林间小道只有一人宽，路旁是密不透风的灌木丛和荆棘。老班长口中说的“路”，在王凡看来，就是一道浅浅的足迹，有时候连足迹也没有，只是踩的人多了，深一脚浅一脚踩成了路。

灌木丛里最容易迷路。沿途沟壑纵横、枝蔓密布，常朝阳带着孙超先走在前面用棍拨、用刀砍，在荆棘中开路。

二

一小时过去，他们还在劈林开路；三小时过去，他们仍在艰难行军；半天过去了……

终于，他们从灌木山林间钻出，找到了一处缓坡就地歇息。过了好一阵，大家都没有过多的言语交流，只是默默喘着粗气调整呼吸，补充水分。

随队记录的中士吴鹏飞是一名直招军士，摄影专业毕业的他喜欢这种攀爬行军过后的短暂安宁。他静静地观察着十万大山间的风起云动、虫鸣鸟叫。

吴鹏飞想起刚来到西隆山时，第一次面对这绝色美景，他犹如刚睁开眼看世界的孩子，手中照相机的快门声咔嚓个不停，恨不得把所有的美好都记录下来。

“一山有四季，十里不同天。”在山岳丛林巡逻时常能有春夏秋冬、冰雪雨雾交替的多种体验。西隆山的神秘、善变、美丽，让吴鹏飞又爱又恨。

转眼间大雨倾盆而下，正在发呆的吴鹏飞一骨碌跳起来，大声吆喝着大家：“穿上雨衣，赶紧出发。”或许用不着提醒，转眼望去，其他战友早已麻利地穿好雨衣，对于他们，感知天气变化已经成为本能。

19时，抵达山谷宿营点，发送短报文，巡逻分队卸下背囊，开始宿营休息。这时，战士张霁鸿收到了一份特别

的礼物，是队员们为他的生日特地准备的长寿面。

原来，接到任务前，他刚跟母亲通完电话，两年没有回过家，电话里满是落寞。可张霁鸿万万没想到自己生日这天，身边的战友让他荒山野岭也吃了一碗面条。

“怎么样？这面味道可口不？”不知道是吃得太急，还是过于感动，张霁鸿边吃边回答，没人听清他说了什么，只有吸溜的吃面声引得大家一阵欢笑。

繁星之下，张霁鸿和战友们围坐在一起。铁锅中红油翻滚，升腾起的热气还散发着鸡汤的香味……当生日歌响起的时候，张霁鸿的泪水早已滑落脸颊。

峡谷密林间，这个小小的巡逻分队里，每个人都是彼此最坚强的依靠。

三

第二天醒来，因为昨日突然下起了暴雨，原本地图上标记的低洼的河滩路变成了一段浊浪翻滚的水沟，绕路已经来不及了，常朝阳只能硬着头皮带着他们在愈走愈深的激流中穿行。

“拽紧背包绳，一个接着一个跟我走。”孙超先绑紧背包绳，左手拄着树棍，右手扒着露出水中的石头，踉踉跄跄向前摸索着。

原始森林惊险重重，除了突如其来的险滩恶水，还有“冷血的杀手”盘踞此处。

“蚂蟥谷”就是巡逻路上躲不开的一关。这里的山谷地势独特，常年背阴不见阳光，所以就成为蚂蟥天然的聚居地。蚂蟥藏在树枝、草丛中，每次巡逻队途经此地，官兵必须“全副武装”，从领口到裤腿包裹得严严实实。

尽管如此，每次还是躲不过蚂蟥的“袭击”。没走出50米，蚂蟥便乘虚而入。“不想掉块肉的话就忍住痒，坚持两分钟。”大家顾不得身上挠心般的痒痛，用最快速度急行军闯过。

穿过沟谷，巡逻官兵迅速脱下衣服、撸起裤腿用酒精消毒，看着一只只吸饱血的蚂蟥渐渐化作一摊血水，大家的面庞上才放松下来。

“绝望坡”是抵达42号界碑前的最后一关。山因其接近直角的坡度而在当地得名，山坡两侧是平滑的石壁，真的称得上绝壁千仞了。

“在绝望坡攀爬，脚一打滑基本你就回不来了。”最有经验的孙超先——叮囑着同行的官兵。行进至此，官兵需要手脚并

用，最好就是埋头往上爬，因为在近乎垂直的陡坡攀爬，无论你抬头或低头，看一眼就会心生胆寒，失去向上攀爬的勇气。

在西隆山上直线攀爬，最考验脚力和心肺功能。孙超先抖了抖手脚，深呼吸几口，一马当先在前头摸索排查着那些松动的石块，抓、拉、推、攀、蹬、爬……脸庞和手背不知不觉间被荆棘和山石刻出数道伤口。

“班长，前面的路断了。”王凡突然惊呼一声。

只见一块突出的峭壁拦住了巡逻官兵的去路，峭壁石缝间稀稀散散地长着一些小树和岩藤，能够容人抓住借力的石块或者树木格外稀少。

仔细观察后，孙超先将一根攀登用的绳索系在腰间，决定尝试着借助岩藤踏着岩缝向山顶攀去。

“小心！”当孙超先快到转角时，只见上方一块碎石滚落下来，身后的战友赶忙提醒。

眼看落石即将砸到头顶，孙超先连忙一蹬，试图闪身躲过，没承想脚下一滑，身体一下失去重心，滑了下去。此刻，死死攥住藤蔓的他，身体随着藤蔓在悬崖上来回摆动，就像是在鬼门关上荡起了“秋千”。

几秒惊魂后，他稳住心神，找准重心，终于攀过峭壁，将绳子一头牢牢地系在碗口粗的树桩上，又扯又拉，再三确认后，才把另一头扔给了战友……

四

荒凉神秘的西隆山，终究阻挡不住戍边官兵的脚步。他们攀山穿林，终于在第二天黄昏时分与42号界碑相遇。

“快看！界碑！界碑就在前面。”看到刻有“中国”二字的42号界碑，第一次与之相见的王凡欣喜异常。擦拭界碑、描红、敬礼……列队在界碑前，面向界碑宣誓时，一股守土戍边的自豪感与使命感油然而生。

界碑，在边防军人心中中重若千钧。一番忙碌后，西隆山开始静下来。

与孙超先商定好明天的返回计划后，常朝阳望着天上的一钩弯月，回想着来到西隆山一年来的点点滴滴，恍然对这座山的美更添了一重理解。

此时的西隆山，天空一片墨色，斑驳星光若隐若现，篝火旁的人影，像那无垠画布中随风摇曳的小草。这个夜里，小草的根茎又向泥土里钻进了一分。

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故乡情思

■林金茂

弯弯曲曲的路啊
诉也诉不尽的情
层层叠叠的山哟
是故乡厚重的教诲
绕过一道的弯，越过一条条的路
故乡呀，游子回来了
走在小河边，依恋柳树旁
那漫山遍野的丹桂飘香
总抵得住金色的稻谷
光芒遍地，惹人喜爱
轻轻地漫步山坳
迈着沉重疲惫的步子
故乡啊，孩儿回家呀
望着绿水青山，思绪万千
弯弯曲曲的路啊
诉不尽故乡的情
层层叠叠的山哟
是儿女对故乡的爱

家乡的颜色

■周一方

家乡的春天是嫩绿色的
果树的新芽晃动着春雨
家乡的夏天是火红色的
蜜蜂让花朵鼓掌，拍红云彩
家乡的秋天是金黄色的
金灿灿的稻穗笑弯乡亲的腰
家乡的冬天是银白色的
树木花草盖上雪花棉被
原来，家乡是彩色的蝴蝶
一年四季都翩翩起舞

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当过兵的人相识相见，一声“战友”，激情飞扬，情深谊长。

而这声“战友”，就始于踏入军营的那天。进了部队，大家同吃一锅饭，同睡一铺炕，同唱一首歌，同站一班岗，朝夕相处，年深日久。这种“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”的战友情愫，虽然平淡，但韵味绵长。

军旅生涯，有太多需要熟悉、适应和磨砺的“第一次”。无论第一次出操、站岗，还是第一次打实弹、跑5公里，身边都少不了战友们微笑的脸庞、扶持的双手和热情的激励。

记得第一次参加坦克换季保养，车场上到处是坦克乘员忙碌的身影，检查电台的、敲打履带板的、保养发动机的、清洗零部件的、擦拭火炮管的，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。而我这个新排长因为对换季保养不熟悉，一时间手足无措。打开电台，不知道怎么判断各部位工作是否正常；戴上坦克帽，不知道怎么检查耳机、喉头送话器有无故障；拿起长长的扳手转动风扇齿轮，不知道怎么辨别有无裂痕隐患。

这时，炮长过来跟我说，排长，别着急。然后就拿着工具，帮我卸下这里，清洗那里。好几个车长也时不时过来瞅瞅，帮着检查、调试电台，连接作带比划，讲解保养检查的细则。连长更是有心人，生怕我有压力，连着两个半天蹲在我们这台坦克里，弄电台、注机油、擦火炮，手把手地带我走完保养的整个流程。

第一次生病发高烧，是我在机关当战士时。那天，我躺在炕上，头很痛，感觉像被束缚在混沌的世界里，既不能向前走，也不能向后退。昏昏沉沉中，我有些想家了。几位老干事着急了，执意扶着我上卫生队，跑前跑后，拿药端水，体贴入微。知道我没吃饭，有战友就端来一碗热腾腾的盛着鸡蛋的粥，炕头还放着不知道谁探家带回来的土特产。那天，股长、主任都来了，摸摸头热不热，问问烧退了没有，嘘寒问暖，关怀备至，不是亲人，胜似亲人。

那时，部队倡导带兵干部要做战士的“活档案”，就是对每个战士的家庭、经历、阅历，乃至性格、特长、爱好，都要了如指掌；士兵中还开展“一带一、一对红”的活动，鼓励党员与群众、班长与战士、老兵与新兵，结成帮学对子，互帮互助，一起进步。哨位下的两个身影，一铺炕上的窃窃私语，操场边的促膝谈心，队列行进中的整齐步履，战友的情谊像玉冰心纯净而高洁，似银色月光温馨而难忘。

昆剧中有一句唱词：“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因未到伤心处。”有人说，一个士兵从入伍到退役，通常会哭两次，一次是新兵时想家偷偷哭鼻子，一次是退伍时依依不舍掉眼泪。每逢退伍季，营院大门口，列车车厢里，说好了走的时候不哭，但别离的泪水就是忍不住。战友们紧紧地拥抱着，眼里泪花相映。到了最后一刻，抖动抽泣的肩膀上，是庄重的军礼。流水潺潺，岁月匆匆，唯有战友情缘永存心中。

我们这个团是个坦克团，一茬一茬的带兵干部经常这样讲：什么是战友？当战争来临的时候，如果说步兵同志是相互挡子弹的关系；那么，我们坦克兵就是同生共死的关系。一台战车里，要么一起生、要么一起死，生生死死在一起。这是使命的必然，也是战友的情缘。

我们刚入伍时，就听过一位连长舍身救战友的事迹。那位连长负责组织新兵榴弹实弹投掷训练，新兵慌乱中把一枚打开了保险盖的手榴弹脱手扔到了身后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连长奋不顾身扑过去，把新兵紧紧地压下身下。手



跨昼夜飞行（中国画）

陆千波作

永远的战友

■贾方亮

榴弹响了，新兵安然无恙，但连长却负了重伤，人也因此落下残疾。后来我见过这个英雄连长，觉得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带兵人。我常想，什么叫奋不顾身？什么叫舍生忘死？这位连长用行动诠释了这一切。紧急关头、危难时刻，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，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。这种生死之交的战友情，比天更高、比地更厚。

我们入伍时，团长、政委都是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，其他团领导也都是开着坦克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。有一种现象，很值得回味。那时，一个连队出了问题，挨批评的首先是干部，很少是战士。干部有了毛病，领导会铺天盖地地把干部批一顿，而对年轻的战士，他们则是另一个样子，更多的是嘘寒问暖、关怀体贴。记得汽车连有一位司机出车时，私自拐到七八里外的一个村去买东西，恰巧被团领导碰上了。这位领导外表冷峻，内心却不怒自威的气质。旁边的人都以为那位司机要挨训了，没有想到的是，领导把司机叫到跟前，只是告诉他私自出车是不对的，今后不能这样做，回去后在班务会上做个检查。

这件事情对我的启示很大。人民军队历来有压倒一切敌人、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战斗作风。如果说这种战斗作风植根于官兵之间坚如磐石般的团结，那么，战友之间的情感效应，当是这种团结的一种源泉。在我们这支军队里，无论职务高低、上级下级，都是人民的子弟、并肩战斗的战友。

几十年军旅生涯，一起工作过的人记不清有多少了，永恒的记忆就是“老战友”。即便遇到不熟悉的人，一打听，哪年哪月在坦克团当过兵，你在坦克连，我在高炮连，一声“老战友”，距离感顿时烟消云散。那山、那水、那些岁月，那军营里的雪泥鸿爪，说也说不完。

这就是战友。战友虽有别离，但情缘天长地久。一旦成为战友，就是永远的战友！



扫一扫，听《长征副刊》往期美文

礁上的团聚

■赵艳文



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这个故事是一位老兵给我讲的，这是他的亲身经历。

多年前，老兵在海军某基地代职期间，参加了慰问南海守礁官兵的活动。半个多月的时间，他看到了守礁官兵的执着与坚守，走一路感动一路。虽然已过去多年，那些守礁官兵和属于他们的故事，在老兵脑海里却挥之不去。

慰问船从湛江出发，想着即将走到祖国的南端，曾经只有在地图上才能看到的地方，慰问团的人都很激动，处处拍照留念。而这仅仅持续了不到半天，接下来的时间，随着船像树叶一样在海上漂荡，所有人都吐得天翻地覆，吃不下任何东西。随行的陆战队员讲，这是他们的必修课，还美其名曰：不把胃里东西吐干净，怎么吃得下东西。晚上更加难熬，睡觉的床十分狭窄，四面都有围栏。浪高时，不仅双手要拼命抓紧，头和脚也要用力顶住围栏，才能确保不被甩出去。厕所离睡觉的地方很近，大概七八米远，可是不费时间是走不过去的。好在老兵仗着身体好，几天以后渐渐适应。关于晕船，老兵说，那真是一段痛苦的回忆。

航行第7天，忽然听到有女人和孩子的声音，循声找去，竟是一位年轻妈妈带着刚刚会走路的孩子。老兵惊诧不已，怎么会有妇女和孩子，这些天他们这些男子尚且吃不消，她们怎么熬过来的？慰问团有任务，她们又来干什么？一连串的问号让老兵找到船长。船长惜字如金地来说，来探亲。看到船长不愿再说什么，虽然仍有疑惑，老兵没有多问。

话的地方都没有。一家三口只能顶着如火的太阳，在礁盘一角蹲下，围在一起。从老兵的角度望去，看不清他们是在流泪还是说话。和母女同乘一条小船的战友说，刚上礁，孩子有些发懵。战友问孩子，哪一个是你爸爸，军娃看了一遍又一遍，说，都像爸爸。孩子已经很久没有看到爸爸了，见到穿着同样军装的几个人，哪里分得出来。因为涨潮的原因，慰问团在礁盘仅能停留一个小时。这个战士是湖南人，爱人从湖南到湛江，再到丈夫驻守的地方，辗转几千里，近半个月路途的探亲，就这么匆匆结束了。

回到大船后，慰问团又陆续慰问了几个岛礁。返回湛江时，老兵看到母女安静地下船，此后再也没有见到她们。但老兵知道，她们和他的故事，已经深深刻在了祖国的南端。后来，老兵常回忆起母女攀下舷梯时那片风和日丽的南海，以及她们在湛江下船时安静的背影。



长征

第5489期